往日情怀

那次采访

文/张五四

1996年的一天上午,在单位的一次编前会上,我汇报了要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的选题。汇报中,我着重提到了要去采访的地方,虽然名字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,但位置却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境内,而且内蒙古媒体记者还无一人前往采访。另外,当国家确定该地址后,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几个嘎查(村)牧民,没有任何怨言,没有一分补偿,义无反顾迁移到了别处。

汇报完选题后,会上当场拍板,全力支持我去采访,并宣布来往差旅费实报实销。要知道那时因为经费紧张,是控制出外采访频率的,何况这是跨省出行。

在信息还不发达的当时,我就在前往采访途中玩了一次“四渡赤水”,先到的酒泉,得知无法去基地,又坐火车返回兰新线一个只有一间房子的小站。站小却威力大,所有路过这个小车站的火车都要停下,包括特快列车。第二天我才从这个小站坐上了去基地的军列,长长的列车,只挂了几节客车车厢,一般人根本坐不上这列火车,我看到火车司机是军人,列车长是军人,两个列车员美女也是军人。哇,板板正正的军列。那时基地还处于高度保密时期。我是在酒泉基地办事处,拨通了基地当时的政治部主任的电话,才获准上车的。这个主任说,两个原因我批你进基地,一是你比《人民日报》记者“厉害”,事先都没有联系就闯来了。二是你又是内蒙古日报社的记者,是第一个来基地采访的内蒙古记者。

他说的第一个不重要,我能够进入基地采访,实际是沾了来自内蒙古这个光。从基地采访回来,在兰州倒车,那时也没有预定车票一说,都是现坐现买票。坐了快20个小时的车,到兰州车站是中午,下车便排队买票。等排到窗口,一摸兜钱包没了。钱包没了意味着身无分文了。在兰州举目无亲,有些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的感觉。还算聪明,立刻想到找组织。我到车站邮局打长途,与邮局负责人说明情况,人家给面子,同意先打长途后付钱。我是直接给当时的总编辑求援的,他说你就在原地别动,一会儿会有一个人来找你。放下电话大约不到一个小时,一个中年人骑车风风火火来了。他是甘肃某杂志社一个副总编辑,他说和我的总编辑是老朋友,说着话他拿出来1000元钱问我够不够?我立刻说够了够了。这样我才回到了呼和浩特市。

一回来,我写的《走进航天城》上下篇约近1万字通讯,刊发在了当时的《周末报》。我更要说的是,就是这个报道,为转年我能顺利调入农民日报社,起到了关键性作用。

那次采访,不仅是我人生一个重大转折,也是我风风火火跌倒轱笼行走当中最难忘的一次遭遇。

岁月如歌

村里来了照相的

文/天　骏

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人来讲,照相是一件比较奢侈且隆重的事情。这属于高消费项目,一点也不逊于现在的影楼摄影。

照相的师傅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,被乡亲们称作“侉子”,他的话听懂一句,听不懂一句。走江湖闯社会的人,穿着打扮倒究是比村里人强了很多。

照相机挂在师傅的胸前,挺大个儿,外面套着磨了皮的浅黄色牛皮护套,和他裤腰上别着的牛皮钱包一个材质。

并不是每家每户都能照得起相的,有很多人一辈子也没有照过一块儿相片,更何况村里面可能一年才来一次照相的。

村长二财叔院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,有的想照相,有的是专门来看热闹的。

妈妈也领着我来了,她穿着黑白圆点相间的上衣,我戴着过年时妈妈给我买的解放军大檐帽。妈妈可爱照相了,她年轻时候的照片那才叫栓整(栓整,土默川方言,意思是漂亮),妈妈把她那几张心爱的照片一直细心地保存在墙上挂的相架子里面,我们搬了几次家都没有丢过一张。

我出于好奇挤进人群,站在了照相师的对面。村里有人指着我和照相师说:“这个娃娃可会唱了,叫他给你唱上几声!”

对于这样的推荐和要求,我早已经习惯了。村里的大人们经常在各种场合拦住我,让我给他们唱歌或唱山曲,好像我的身上与生俱来就贴着这样的标签。

照相师高兴地说:“那好啊!你要唱好了,我给你免费照张相!”

我扶了扶大檐帽,大方地开口唱道:

“二茬茬韭菜整把把,好不容易遇在一搭搭”……

“高高山上一根棍儿,红火一阵儿是一阵儿”……

“想妹妹想的就迷了个窍,抱柴火跌进了山药窖”……

“土默川的山曲儿牛毛一样多,三天三夜也唱不了个牛耳朵”……

这些山曲,都是村里的人们在一起喝酒时唱的,听得多了,我也学会了。我并不十分理解这些唱词是什么意思,反正一口气唱了十来段,把照相师和围观的人们高兴得合不拢嘴,一个劲儿地拍手叫好。

照相师没有食言,他非常认真地给我拍下了一张珍贵的黑白照片。照片的背景是向标哥家的榆树林、矮土墙,还有他家院子里的压水井。

照相师真是个有心人,还在照片上写了“小山曲家张强强”七个字,仿佛冥冥中已经预言了我今后的职业方向。

这张照片,是我那个年龄段当中唯一的一张照片,至今珍藏在我的相册里边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这张照片已经缺了一个大角,但它记录下的美好时光却一点不缺地定格在我的童年记忆中。

寻味日志

凉水面

文/王建中

过了饭点,天气又热。想起巷口有一家凉面店,几次经过,老板兼厨师在门口吹口琴,样子不像个开小店的小老板。戴了一副眼镜,唇上有一绺小胡子,看人时,眼镜总是滑到鼻尖上,用拇指推上去,很派份儿。

店里只有四张桌子,一盘桌扇吹着,厨房的布帘绣了一只凤凰。看食谱,面前均加了凤凰。有凤凰削面、凤凰炒面、凤凰熏酱面,等等。

要了一盘凉水面,老板说认识我。以前他爱人在乌兰小区开店时,见过我。爱人车祸去世了,现在他一个人经营着小店。生意不怎么好。我问他不好到什么地步?他说,有时连煤气都买不起。

所谓凉水面,就是出锅后,在凉水里浸几分钟,捞出后,加黄瓜丝、水萝卜、芹菜丁、黄豆、芝麻,淋上香油,与炸酱面相似。凉水是早晨从井里挑来的,盛在两个大塑料桶里,为保温,覆了一床棉被子。厨房的窗子也遮上了,避光,降温。

爱人去世后,他在所有的面前都加了凤凰二字。门帘非常干净,不像是挂在厨房门口的帘子。上面的凤凰是用五色线绣的,还算生动。

他端来一小盘牛肉,送给我的。肉很紧实,盐味适口,入口酥烂,香味很浓。有一句没一句和我聊天。我以前没看到他吹过口琴,随口问了,他呆了呆,从桌下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了口琴。口琴很旧了,上面的字已看不清。他轻轻吹了一小段,疵音。听得出音质已坏了。